



# 清明 思故人

小小孩时,并不理解什么是清明,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组织的祭扫烈士墓,清晰地记得当时,郑重地将亲手制作的小白花放在墓前,表情严肃地肃立默哀。长大后,身边疼爱自己的亲人的离开,让我重新认识了生命的意义,理解了清明节的内涵——正像一小作者所说:“清明是对爱的缅怀,是对爱的纪念。”

在策划本期版面时,心中也有些许担心,不会都写成“祭扫”的文章吧?然而,在等待中惊喜地发现,同学们的文笔如此精彩。是啊,清明节,其中承载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——孝悌、感恩!在同学们的文章中就能读到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传统的清明节,传承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;一起怀念过去,我们也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!

你的朋友 高丹

## 爱在清明

泰兴市襟江小学  
五(5)班 潘奕奕  
指导老师 戴荣兵

窗外灰蒙蒙的,母亲正在屋里张罗着去扫墓的物品,奶奶倚在窗前,看着窗外电线杆上成双成对的麻雀发呆。

忽然,奶奶说:“英子,带我去吧,我想看一看老头子。”“你身体不好,不能走多远的路。外面天又凉,不行,不行的。”母亲一脸坚决说。

“英子,带我去吧!”奶奶带着有点沙哑的腔调近乎乞求。母亲看着要流泪的奶奶,半晌叹了一口气说:“再加一点衣服吧!”

弯弯曲曲的小路上,奶奶颤巍巍地走着,满头银丝和着细雨在风中飞舞着,勾起了我儿时回忆:

爷爷写得一手好字,慈祥的他总是手把手教我学写汉字。他精神抖擞地说:“字要写得方方正正,就像做人一样,要堂堂正正的!”还记得爷爷病时,母亲给爷爷煎了两个荷包蛋,那时我真贪吃,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外焦内嫩、香气扑鼻的荷包蛋。母亲看出了我的鬼心思,硬把我给拽走了。过了一会儿,听见爷爷喊我……现在想来,依然是满心温暖,只觉得那时的我太不懂事了。

爷爷的病越来越重了,奶奶的眉头也越来越紧了,她在闲暇时整天默默地看着那栀子花不语。爷爷临终前,奶奶并没有哭得惊天动地,而是坐在床边紧紧地抓住爷爷的手,微笑着看着他。刹那间,我似乎明白了爱的真谛,爱就像这栀子花一样,简单、真挚。

冰凉的雨丝在天地间回旋着,四处弥漫着如烟、像雾、似雨的气息。奶奶抚摸着爷爷的墓碑老泪纵横,泪眼婆娑中我看到了奶奶日益衰老的脸上,露出了久违的笑容:“老头子,你好!……”

原来,爱在清明!

## 同题别意

一样的内容,不一样的精彩,都是写最疼爱自己的外婆,你会为哪篇文章点赞呢?



## 梦回外婆湾

射阳县海河初级中学未名文学社 陈蓉慧  
指导老师 陈坚

“晚风轻拂澎湖湾,白浪逐沙滩……”每当这首耐人寻味的歌曲回响在我耳畔之时,滴滴泪花就会洗刷我的脸庞。

外婆家在乡下,村庄依水而傍。村头有一个操场般大的活水塘,塘水永远是满盈盈的,宛如明镜一般,清晰地映出蓝天白云。夏时,湖塘四周槐树成排,忙碌一天的人们在树下纳凉。作为淮剧之乡,少不了吹拉弹唱。可我还是最喜欢外婆扇着发黄的蒲扇给我讲“牛郎织女”的故事,眯着眼透过老槐树密密的枝叶,搜寻着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。那些童话和星星编织了我幼年的天空。

不必说钓鱼,不必说抓知了,也不必说春扑蝴蝶冬堆雪,更不必说夏逐萤火虫,秋赏野果味,单是摘槐花就有无限趣味。

夏始,成排槐花,葱葱郁郁,看花人眼,馋人口水。绰号“三毛”的我,光着脚丫子,双手合抱树身,一味溜爬到树梢,岔开腿骑在树杈上。闭上眼睛,深

## 外婆,我想你

又是一个雨天,天阴沉沉的,灰蒙蒙的。

雨丝密密地斜织着,虽已是春天,风儿却照样能钻透衣服,让人感觉到丝丝凉意。也是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,外婆永远地离开了我。

外婆,还记得吗?在芬芳四溢的春天,你带着我去田野里捉蝴蝶;色彩斑斓的秋天,你为我在山上寻野果子吃;充满诗意的冬天,你和我一起堆雪人、打雪仗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,晴明的夏夜,月光如水积满庭院,田野里蛙鸣阵阵,此起彼伏。你和我头挨着头并排躺在凉榻上,有时你会轻轻唱起童谣:“月亮在天上微笑,一片银光多美丽,透过窗户照着你,睡觉吧,我的宝贝……”有时又会指着繁星点点的星空,给我讲牛郎织女、王母天河;有时你什么也不说,只是为我轻摇一把小扇……月光似乎也很喜欢这温

馨的画面,调皮地拥抱着你,你头上的缕缕白发在月光下散发着柔和的银光。

童年的四季中,永远少不了你的陪伴,你不仅是我的亲人,更是我幼年时亲密的伙伴。你常常跟我说:“人生这一辈子啊,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。就像屏气一样,你只需要比自己预定的时间多坚持那么一秒,你就成功了。”直到现在,只要想起这句话,我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
那天,我和爸妈连夜乘火车赶回四川,望着静静躺在殡仪馆中的外婆,安详而又饱经风霜的脸庞,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先是一阵呜咽,然后竟嚎啕大哭起来。

窗外的雨依旧浙浙沥沥地飘洒着,望着镜框里你慈祥的笑脸,我不禁簌簌地流下了眼泪。外婆啊,清明将至,我又想起了你!

苏州市阳山实验初中初二(7)班 兰茜  
指导老师 张晓阳

馨的画面,调皮地拥抱着你,你头上的缕缕白发在月光下散发着柔和的银光。

童年的四季中,永远少不了你的陪伴,你不仅是我的亲人,更是我幼年时亲密的伙伴。你常常跟我说:“人生这一辈子啊,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。就像屏气一样,你只需要比自己预定的时间多坚持那么一秒,你就成功了。”直到现在,只要想起这句话,我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
那天,我和爸妈连夜乘火车赶回四川,望着静静躺在殡仪馆中的外婆,安详而又饱经风霜的脸庞,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先是一阵呜咽,然后竟嚎啕大哭起来。

窗外的雨依旧浙浙沥沥地飘洒着,望着镜框里你慈祥的笑脸,我不禁簌簌地流下了眼泪。外婆啊,清明将至,我又想起了你!

母亲搬家时因为不舍,大多数零杂的东西都被留了下来。唯独父亲的那辆自行车以不足10元的价格卖了出去。还记得母亲那时的神情,忍住巨大伤痛却又痛苦不堪的面容,一时间显得苍老而孤独。

我见到父亲的自行车是在五岁,那时这辆车已经跟着父亲有六年的光景。还不算旧,后轱辘上的车盖仍然会发出黑漆涂抹后的光影,骑起来自然也十分舒适,声音就像是在微风里刚刚去过一遭,温柔而清爽。

等我上了小学,它似乎老了,一路上总会有些断断续续喘息的声音传来,父亲还是像以前那样,将我安安稳稳地放在后座上,一个人踏着前面的踏板,一踏一步地送我上学。我望着路上不断超越我们的人群,突然觉得一直以来觉着好听的车响竟变成一种折磨人心的残音破调。然后我就突然跳下了车,对父亲说:“你走吧!”



## 自行车

### ·父亲

江苏省淮北中学(泗洪县)  
雨凝文学社 徐梦媛  
指导老师 赵同宇

日子稍长了些,我开始自己骑车上学。父亲车子前面的篮子已经被撞坏,他为了省钱索性就把篮子拆掉,本来还能保持形象的老牌车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光彩。

我说:“父亲,换车吧!”

他只转身拿了晒在院子里的抹布,仔细地擦拭起车子来。那时还在傍晚,黄晕的光芒不经意地打在父亲脸上,像是扑上了一层淡粉,竟有些孩子般的顽皮与固执。

可是哪有东西不老?那辆车已经到了三步一喘、五步一咳的地步,我甚至还有些错觉,父亲的白发在那儿日开始成倍增长,一瞬间竟变成了在风中飘扬的稻草,挺直僵直地等待着风雨的洗礼。那时我就想,这辆车或许是真的撑不住了。可没想到,却是父亲的过世换来了它的终结。

后来有一天,怀念起父亲,就一个人心血来潮地沿着上小学的路走了一遍。等到有公交站台的地方,突然就想起了小时不理父亲回头就走的情景,那一瞬间,忽然想回头看看,看看那时父亲的神情,是不是被他女儿伤透了心而露出悲感的面容,可是等到我真的回头了,回应我的却只有冰冷的马路与拥挤的人潮。

在梦里,我看到父亲站在马路边推着他那残破的车子向我招手,情景恍然回到了十年前,一个苦苦等候的父亲在守着他顽皮固执的孩子归家。

锦年如梦,温暖如花,我笑着朝父亲奔去,那一刻我终于懂了……

## 记忆深处的

## 粥香

无锡市洛社初级中学先锋文学社 范雨萱  
指导老师 梅含辛

昨天起了大早,心血来潮替家人煮粥。我上网查了煮粥的好法子,然后有模有样试了起来。闻着那淡淡的粥香,我不由得回想起五年前。

那年一月,回老家过年,第一站就是外公的老宅子。走在铺满碎石的门前路上,远远的,就闻到粥香四溢。

外公的粥熬得好,一年难得的团聚时光里,我常常缠着要学。每到这时,外公就备加怜爱地抚摸我的头,那宽手掌上纵横着岁月的痕迹。



“丫头,无论什么时候,你想喝粥。外公一定给你煮!”如今,当年趴在灶上偷学的煮粥法子早已忘光了,只是依稀还记得粥香的味道。

一次和妈妈一起去看戏。看着台上绝妙的演

唱,从未看过戏的我居然能够哼起《天仙配》的曲调。哦,那是外公教我的。外公高大的身躯使我总觉得他是个草莽大汉,只是不明白对戏“情有独钟”的他拉得一手好二胡,成为我童年时的“心中偶像”。从前,总是他拉二胡我来演唱。他把我环抱在他的膝头,偶尔奖励我一个棒棒糖。五年了,我再也没忘掉他刺人的胡茬和凄怨的二胡。

可是他生病了,好久没能给我做小米粥,好久没给我拉二胡,那口陶瓷罐子再没有往日的清香,那挂在墙上的二胡早已默不作声。

他因治疗不得不剪掉扎人的胡子,疾病肆虐在他的身体里。他瘦削得分辨不出原来的样子,外公在睡梦中离开了。

或许并不是心血来潮,而是忘不掉记忆深处的粥香。我没有回外公的老宅子,我没有他的一张照片,但是我就是记得他的样子,记得那记忆深处的乐声悠扬,记得小米粥的清香。